

内含 OPH.Naib / Jack / 弦音畸变 → Rice

含野外暴露、尿道调教，注意避雷

玩法重复的，角色反应大致不同。

逻辑混乱+恶俗+文本极差+玩法重复+ooc 预警

Note. 还是没写完 20 面，其实是励志小故事（？

文中称呼：

OPH.Naib → Naib

Jack → Jack

弦音畸变 → 弦音

Rice → Rice

正文：

玩完十四轮，Rice 体力早就透支。连续被灌下两支春药的感觉确实不好受，毕竟两支是绝对的用量超标了，以至于当 Rice 被 Jack 抱起来的时候还在无意识地寻求插入。

Jack 抱起 Rice 的意义不言而喻，他目光扫过弦音和 Naib，眼神无声地示意那两人：这游戏 Rice 玩不下去了，暂时。

整理好衣服，Jack 把 Rice 带离了这个现场。

「Rice？醒了吗？」

「唔.....哥哥.....？」Rice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身体软软的，几乎不像是他自己的身子了。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还好.....」

Jack 抱住 Rice，想给他安慰。

「.....哥哥对不起你。」

Rice 眼眶又一次泛红。为什么 Jack 要在他最脆弱的时候选择视而不见？为什么弦音要这样对待自己？更让他想哭的是，去掉弦音调教自己的那轮，现在 d20 上还有 7 个面，而弦音在玩完之前都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怎么办？弦音会不会再派 Naib 过来？还是说他会自己直接过来？

一阵死寂。诡异的气氛弥漫在 Jack 和 Rice 之间，而打破寂静的是 Jack，「Rice.....你看，我们说好的.....出去野营。」Jack 提了提手中的包，里面装满了 Rice 生日前两人一起挑好的零食和水果。「正好换换心情，好吗.....」Jack 的声音里带着谨慎与小心。

Rice 做了个深呼吸，「.....好。」

——Jack 应该不会骗自己吧。

Jack 确实没骗人，毕竟弦音是趁着两人出门的时候偷偷尾随的，Jack 也不知道他的存在。Naib 对此表示他没看法，毕竟弦音的动向他也不清楚，也控制不了，而且借此机会自己还能再见到 Rice，干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

弦音本来早已做好了在 Rice 家门口蹲守个两三天准备，结果 Jack 无意中想安慰 Rice 的举动却把他亲手推向了.....那个恶魔。

公园的黄昏像是蒙了一层橘红色的纱，轻柔地罩在两人身上。Jack 选了一处僻静的湖畔草坪，远处偶尔传来游客的笑声，但被茂密的树丛隔得很远。Rice 蜷缩在野餐垫上，身上裹着 Jack 的黑色外套，指尖无意识揪着垫子的绒毛。

「饿吗？」Jack 打开保温盒，推过去一块三明治，Rice 摇头，目光落在湖面闪烁的碎光上。他喉咙还残留着被深喉撑开的幻痛，后穴随着呼吸微微发胀，提醒他那场「游戏」尚未结束。

Jack 叹了口气，拧开饮料递过去：「至少喝点水？」Rice 接过瓶子，碰到 Jack 的手套，触电般蜷缩。

沉默。

太安静了，连风掠过草叶的沙沙声都清晰可闻。Rice 突然开口：「哥.....如果弦音找到这里.....」

「他不会。」Jack 打断他，帽檐下的阴影更深，「我检查过了。」

可这句话像一句诅咒。

「是吗？」

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Rice 浑身僵直，水瓶从手中滑落，浸湿了野餐垫。弦音倚在一棵树旁，手里抛接着 d20，月光下骰面的刻痕闪着冷光。

「弦音？！」Jack 猛地站起来，挡在 Rice 面前，「你他妈——」「别紧张，Jack。」弦音轻笑，「我只是来送个东西。」他弯腰，从草丛里拖出一个背包——Naib 的队服外套露出一角。「Naib 队长托我带点『补给』.....顺便，」他踢了踢背包，金属碰撞声叮当响，「看看我们的小 Rice 恢复的如何？」

Rice 往后缩，后背抵上 Jack 的腿。弦音的眼神像蛇信子舔过他的脖颈：「脸色这么差.....需要弦音哥哥给你『放松』一下吧.....？」

Jack 的拳头捏的咯咯响，但弦音已经转身走向湖畔：「十分钟后见。」

15#

嗒、嗒。

「野外」。

弦音站在湖畔，月光将他的影子拉的很长。他手里捏着那枚 d20，轻轻摩挲着未被涂黑的面——控制点数的动作已然练习过上千次。

「看来.....命运也很想看看小 Rice 在户外是什么样子呢？」Rice 的呼吸凝滞，手指死死攥住野餐垫的边缘。他的身体还没从上一轮的折磨中恢复。

Jack 挡在 Rice 面前：「够了，他撑不住了。」

「撑不住？」弦音歪了歪头，笑容不减，「可游戏还没结束，Jack。规则就是规则，Rice 自己掷的第一次.....哭着也得玩完。」

「况且.....」他的目光越过 Jack，「你弟弟刚刚不是还在你怀里蹭吗？我看他恢复得不错。」

Rice 的脸瞬间烧了起来，羞耻感几乎将他淹没。他确实.....在无意识地寻求触碰，但那只是药物的余韵，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不.....不是那样的.....」他颤抖着辩解。

弦音没理会他，只是掏出 d3，伸手抛了出去，「这次我来掷 d3。」

嗒、嗒。

3。

弦音从那个「补给」包里抽出一根长绳，迈步走向 Rice。Rice 想逃，但身体像是被钉在原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弦音蹲下身。

「怕什么？这次.....我会很温柔的。」

——骗人。

Rice 太了解弦音了，他的「温柔」从来都只是另一种折磨。「站的起来吗？」弦音问，

语气像是在关心，但眼神里只有戏谑。Rice 咬着唇，勉强撑起身体，可双腿发软，刚站起来就跟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弦音顺势揽住他的腰，手指恶意地掐了掐他的腰侧。

「看来得帮帮你。」

下一秒，Rice 被推倒在野餐垫上，双手被迅速捆住，举过头顶。他的外套被扯开，露出布满青紫痕迹的身体，月光下格外瘦弱。

「弦音.....不要在这里.....会、会有人看到.....」Rice 的声音带着哭腔，可弦音只是俯身，在他耳边低语：「那不正合你意？让所有人都看看.....被玩坏的 Rice 是什么样子。」

「这次.....规则很简单。」弦音拉开拉链，声音里带着愉悦，「我们来玩个新游戏——」毫无扩张，只有前日干涸的精液勉强润滑，直接顶入。

——「你能忍住不叫出声吗？」

弦音的性器破开干涩内壁，Rice 的喉咙里进出一声破碎的呜咽，又被自己狠狠咬住手腕咽回去。「才第一下就受不了？」弦音掐着 Rice 的腰胯缓缓退出，又撞进最深处，「猜猜看附近有多少人听得到？」

「弦音。」Jack 声音压的很低，「至少让它趴着。」弦音挑眉，「怕路人看见你弟弟的脸身败名裂？」却还是揪着绳索将人翻了个面。Rice 的脸被迫埋进野餐垫，臀缝间黏腻的水光在月色下更加晶莹。

噗吡。

这次进入得更顺畅。Rice 的脚趾蜷缩起来，绳索在腕间勒出红痕。弦音突然加快抽插节奏——不是追求快感，而是制造疼痛。肉体拍击声惊起飞鸟，远处游客的笑声突然近了。

「有人来了。」弦音在 Rice 耳边轻笑，捂住他的嘴，「嘘.....被发现的话，游戏就升级了。」脚步声停在十米开外。

「刚才是不是有叫声？」

「野猫吧.....快走，这地方阴森森的，连灯都没有.....」

Rice 的眼泪浸湿弦音的手套，后穴因恐惧绞的更紧，反倒取悦了施暴者。「夹这么紧.....是想让我射在里面？」

濒临高潮的喘息突然被掐断。弦音抽出性器，精液全数浇在 Rice 颤抖的臀缝间。「规则是你不能叫，没说你不能射。」

冰凉的手套圈住 Rice 挺立的阴茎，三下粗暴的撸动就逼出白浊。弦音欣赏着掌心里痉挛的躯体，突然将沾满精液的手指塞进 Rice 嘴里：「舔干净，这是你乱蹭的惩罚。」

远处传来露营帐篷的拉链声。

弦音终于划掉「野外」。

16#

「弦音、求你.....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小 Rice.....这是不对的哦。」

弦音强硬地将 d20 塞进 Rice 手中，「掷吧，Rice.....骰子上还有六面.....」「能不能至少别在这里.....」「玩完这轮，我们就带你去其他地方。」

嗒、嗒。

「尿道」。

弦音拉起地上瘫软的 Rice，月光将骰面的阴影投在他残留着精斑与鞭痕的大腿内侧。「真巧.....刚好是我想玩的面。」他蹲下身，从背包里抽出一根细长的金属棒。

Rice 瞳孔骤然收缩，他知道那是什么。

「不.....这个不行.....求你了弦音，其他什么都可以.....」Rice 声音破碎，像是碎裂的玻

璃，手指抓住野餐垫。比起被操烂的后面，前面那个从未被侵入的小孔更让他恐惧到窒息。

「规则就是规则。」弦音用金属棒轻敲 Rice 颤抖的阴茎，「况且.....你哥哥不是一直想教你『忍耐』吗？」他意有所指地望向 Jack，后者正死死盯着那根金属棒。

——他默许了。

Rice 突然剧烈挣扎起来，被弦音单手掐着按回地上。「Jack！」Rice 绝望地看向他哥哥，「哥.....这个真的会坏掉的.....你明明说过要保护我.....」

「不会坏。」Jack 突然开口，声音低哑的不像话，「我.....见过更粗的。」这句话彻底击碎了 Rice 的防线。他不可置信地看着 Jack，而对方压低的帽檐给出了答案。

金属棒毫无预兆地刺入尿道口。

「呃啊啊啊——！！」

Rice 的惨叫声惊飞整片树林的夜鸟，也引来了大批注意。疼痛像烧红的铁针插入膀胱，可身体却在剧痛中可耻地勃起了——尿道被强行撑开的异物感让前端渗出浑浊的液体，分不清是尿液还是前列腺液。

「看.....Rice 的前面插进去也能流水。」弦音旋转着金属棒，「知道为什么我准备这么多尺寸吗？」弦音从一旁拿出一盒不同大小的金属棒，「正好能卡在你最舒服的位置.....」他忽然往外抽出一节，又猛地捅到底，「——这样抽插时，每次都能刮到最敏感的那块肉。」

Rice 的视野开始发黑。疼痛与快感的界限被彻底模糊，身体像被撕成两半，上半身在剧痛中痉挛，下半身随着金属棒的抽插不断溢出粘液。最可怕的是，弦音故意抚过他胀大的龟头时，一股尖锐的快感直接从尿道炸到脊椎，他不受控制地弓起背：「哈啊.....！停、停下.....要出来了.....！」

弦音嗤笑着拔出金属棒。「想射？可以啊。」他又变魔术般摸出一个尿道锁，在 Rice 惊恐的注视下扣住勃起的根部，「不过.....你得用后面高潮。」

冰冷的假阳具顶住后穴。那里早已被操得松软湿润，可当异物再次闯入时，Rice 还是疼痛难忍，尿道锁把所有快感堵死在前端，后穴的摩擦成了唯一的宣泄口。

「自己动。」弦音把 Rice 拖起来，强迫他跪坐在假阳具上。

Jack 呼吸粗重。他看见弟弟的尿道口正随着每次坐下而微微开合。某种更阴暗的冲动在血管里沸腾，他想用手指插进那个小孔，想听 Rice 哭叫着在他手里失禁.....

「哥.....帮帮我.....」Rice 无意识地朝 Jack 伸手，眼泪混着口水往下淌。

弦音突然掐住 Rice 的后颈，举起 d20 狠狠地塞进那个流血的尿道口，「用这里夹住骰子.....再用后面绞出精液。」

Rice 彻底崩溃了。他机械地上下晃动身体，后穴吞吐着假阳具，尿道则拼命收缩想含住骰子——可每次即将高潮时，弦音就会扯动他的头发让一切归零。

「弦音！」Jack 终于暴起从弦音身后掐住他，「够了吧？」

「够？」弦音任由 Jack 掐着自己，手恶意地弹了下尿道锁，「你弟弟的膀胱都快涨破了.....真不帮帮他？」

仿佛印证这句话，Rice 突然剧烈颤抖，尿道锁不知何时松脱半寸，积蓄已久的尿液混着带血丝的精液喷射而出。

「脏死了。」弦音划掉了「尿道」。

Jack 抱起昏迷的 Rice，任他在怀里打颤。

## Break#

夜色渐深，湖边的风裹挟着潮湿的凉意，吹散了空气中残留的燥热。Rice 蜷缩在 Jack 的怀里，意识模糊，身体因为过度消耗而发抖。他的手腕上还留着绳索的勒痕，皮肤在月光下显得苍白而脆弱。Jack 沉默地抱着他，帽檐压得极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像是压抑着什么。

弦音站在几步之外。

「该回去了。」Jack 终于开口。弦音抬眼看他：「急什么？游戏还没结束。」——「你想整死他？」Jack 的语气冷硬，带着反问的意思，手臂收紧。

弦音歪了歪头，目光落在 Rice 身上，走上前抚摸着他的头发。半晌，他开口：「行吧，反正剩下几轮也不急。」

他弯腰捡起地上的背包，从里面翻出一件干净的外套，随手丢给 Jack：「给他穿上。我不觉得你敢这么抱着一个裸男上街。」

「.....跟上，附近有个地方能休息。」Jack 犹豫了一瞬，最终还是抱起 Rice，跟了上去。

小径蜿蜒，穿过公园里的林区，最终通向一座废弃的度假小屋，勉强能遮风挡雨。弦音推开门，灰尘在月光下浮动。

Jack 将 Rice 小心地放在沙发上，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他身上。Rice 的呼吸很轻，眉头微微皱着，即使在昏迷中也不得安宁。

「他需要水。」Jack 低声道。

弦音从背包里翻出一瓶矿泉水，拧开递过去：「给。」——「弦音，别耍花招。这水最好是正常的水。」，Jack 的防备心很重，特别是对于眼前这个人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感。「放心，没下药。」

Jack 轻轻托起 Rice 的后颈，将瓶口凑到他嘴边，Rice 无意识地吞咽几口，水顺着嘴角滑落。

弦音靠在桌边，看着 Jack：「他确实挺能忍的.....换成别人，大概早就崩溃了吧。」Jack 听不得这话，手指微微收紧。

弦音笑了笑，从口袋里摸出 d20：「还剩五面.....你觉得他还能撑几轮？」Jack 终于抬头：「你到底想干什么？」

「玩游戏啊。」弦音的语气轻松，仿佛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娱乐项目，「规则是他自己同意的，不是吗？」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后来，他也没拒绝啊。」弦音歪了歪头，「甚至.....还挺享受的，不是吗？」

Jack 起身，捏了捏拳头。

弦音只是「啧」了一声，抬手做了个安抚的动作：「别激动，Jack。我只是陈述事实。」他顿了顿，看着沙发上昏睡的 Rice，「况且，你也不是完全没参与，对吧？」

Jack 沉默了。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Jack 瞬间绷直身子，警惕地看向门口。弦音早有预料：「别紧张，是『老朋友』。」

门被推开，Naib 站在门口，身上的队服有些凌乱，像是匆忙赶来的。「你们玩的挺疯啊。」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

弦音笑了笑：「怎么，Naib 队长也想来一轮？」Naib 没理他，径直走到沙发边，低头看了看 Rice。「他需要休息。」——「休息？」弦音挑眉，「游戏还没结束呢。」

Naib 终于看向他，「我说，他需要休息。」

弦音与 Naib 对视几秒，忽然轻笑一声：「行吧，既然 Naib 队长都发话了.....」他耸耸肩，把 d20 收回口袋，「那就休息一会。」

17#

Rice 是被一阵细微的疼痛唤醒的。

喉咙干涩得像被火灼烧过，后穴残留着被过度使用的钝痛，手腕上的勒痕在皮肤上隐隐

发烫。他艰难地睁开眼，视线聚焦片刻——陌生的天花板、破旧的木质横梁。

「醒了？」

低沉的声音从身侧传来，Rice 下意识绷紧身体，转头看去，Naib 正坐在沙发旁的木椅上。Rice 张了张嘴，想说话，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Naib 伸手拿过桌上的水瓶，拧开递给他：「慢慢喝。」

Rice 接过水，指尖微微发抖。液体划过喉咙，缓解了干渴，却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狼狈。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外套，大概是 Jack 的，下半身只盖了一条薄毯。

「他们呢？」

「Jack 去买吃的了，弦音大概在抽烟。」

屋内一时沉默下来。

Naib 忽然开口：「你可以拒绝。」

Rice 愣了一下，抬头看他。Naib 的目光依旧平静，却比平时更加复杂：「你可以……说『不』。」

Rice 的指尖无意识地收紧。

拒绝？

这个词对他来说太陌生了。自己好像一直在被迫参与游戏……从游戏开始的那一刻，他的选择权就像那枚 d20，被随意抛掷。原来，自己还能说「不」。

「我……」Rice 哽住。Naib 看着他，伸手轻轻按在他的腕间，还残留着勒痕的腕间。

「疼吗？」

这不是 Naib 会问的问题。Naib 应该是冷静的、克制的，是那个在赛场上精准如机械的队长，是那个在「游戏」里按着他头命令他「张嘴」的人。

可现在，他却问「疼吗」。

「我……我不知道……」Rice 的声音颤抖着，像是迷路的孩子般迷茫，「我不知道怎么拒绝……我害怕……弦音他会……」

话音未落，便被 Naib 打断：「嘘……弦音不敢怎么你。从现在开始试试看，你也有『拒绝』的权利。」

Rice 抬起头，他看到 Naib 眼中不再是「游戏」里的冷漠，而……

像是愧疚。又像是……

「Naib？」门外突然传来弦音的声音，伴随着脚步声靠近，「聊什么呢，这么投入？」Naib 的手瞬间收回，眼神回归于平静。弦音推门而入，目光扫视一圈，最终停留在 Rice 通红的眼眶上。

「哟，哭了？」他轻笑一声，走到沙发边蹲下，轻轻擦去 Rice 脸上的泪痕，「怎么了，小 Rice？Naib 欺负你了？」Rice 往后缩了缩。弦音眯起眼，在他耳边低语：「还是说……你在向他求救？」

Naib 站起身，声音冷了下来：「弦音畸变。」

弦音耸耸肩：「开个玩笑而已。」他掏出打火机，点燃嘴中叼着未点燃的烟，深吸一口，「休息时间到此为止。」

他又摸出 d20，在指尖轻轻转动：「改下一轮了，Rice。」

Rice 攥紧了哥哥的外套。

——你可以拒绝。

Naib 的话在脑海中回响。Rice 张了张嘴，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不。」

弦音挑眉：「『不』？」Rice 抬起头，眼泪还挂在睫毛上，眼神却坚定三分：「我……我不想继续了。」屋内瞬间安静，弦音脸上的笑容也缓缓消失。

门外，刚回来的 Jack 握着塑料袋的手微微收紧——游戏终于……出现了变数。弦音盯着 Rice 看了很久，然后，他忽然笑了。

「不想继续？」他轻轻转着 d20，象牙白的骰面泛着冷光，「可游戏规则不是这样的，小 Rice。还是说.....这就是刚刚 Naib 教你的.....拒绝？」

Rice 的呼吸急促起来，手指死死攥住摊子边缘。他下意识看向 Naib，却发现对方只是沉默地站在一旁。

「不过.....既然这是你第一次说『不』.....我可以给你一个特别优待。」他从口袋里掏出记号笔，慢条斯理地划掉三个面。

Rice 的瞳孔微微扩大：「.....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划掉三个面。」

嗒、嗒，骰子在弦音手中落地。

「惩罚」。

弦音吹了声口哨：「真巧。看来命运还是想看你受罚呢。」Rice 的身体开始发抖，但这次他没有躲开视线。

「.....什么惩罚？」

「很简单。比之前的每一轮都简单。我要你亲口说——你喜欢这个游戏。」

房间陷入死寂。

Rice 的嘴唇颤抖着：「我.....不可能.....」

「不说的话，」弦音转过身，「我们就把刚刚划掉的三个面一起玩。你选。」Rice 看向 Naib，后者微不可察地摇了摇头。

Rice 深吸一口气：「我.....不喜欢这个游戏。」弦音眯了眯眼睛。「我恨它.....我恨被强迫、恨被当成玩具.....恨你们所有人。」

最后一个词说出口。出乎意料的是，弦音笑了起来。「很好。」他鼓掌，掌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这才像句实话。」他走到 Rice 面前，单膝跪下，视线与沙发上的少年平齐：「那么，作为诚实的奖励.....」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

Naib 瞬间绷紧身体，Jack 也向前迈了一步。

——但弦音只是用刀尖轻轻挑断了 Rice 手腕上的一根细绳。那根绳子一直藏在 Jack 外套的外袖口下，是游戏开始时系上的「标记」。

「Game's over, Rice. 恭喜你，你自由了。」

Rice 茫然地看着自己的手腕，不敢相信这一切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不过，在结束之前.....d20 上还有一个面.....」

18#

「拥抱」。

弦音轻轻抱住 Rice。

「.....为什么？」Rice 终于问出了声。

弦音贴近他耳边：「因为游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骰子.....而是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才敢反抗。」Rice 终于控制不住地将头埋在弦音的脖颈，哭了出来。

d20 的每一面都已经被涂黑，弦音轻轻松开 Rice。Jack 终于走上前，将买来的食物放在桌上。「吃吧，」他低声说，「.....弟。」

Rice 看着面前的三明治，又抬头看向面前的弦音，转头看了看站在阴影里的 Naib。

月光透过窗户，将四人的影子拉的很长。

Fin.